晉書

一二



御撰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盈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隷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方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五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能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五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五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甚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五子所以襃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嬖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

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无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售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必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内無虞万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黍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撇適可充衛士之爨盈埽除之器譬言猶拔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

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嘘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覲對便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万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礼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无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登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蚩桓文之勳抵擬管

仲蹉雹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中虛佗尔養眞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万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蹩（蒲結切）躠（先結切）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岳嶽靡芒草弃白王不因而獨備无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迋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發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明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內无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鈆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足不能邁畝百錸之鑑別鬚眉

之數而璧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
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
朝堂咨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无雅正可準論无片
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
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
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儌文傳說操築以
寤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
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
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
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
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瑫謨掇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
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奮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數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發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并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曰鑽其道而仰之弥高鑽

之弥堅義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蹤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蹤是畏寔是尔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齓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專敦詩書礼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与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政㝡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懿善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恭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蒸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久惟母丗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昊御之弗可偕汝其念哉俾群弟夭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寔亮揔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家敝極否于義訓嗟尔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關嗚呼小子聸汝其見予之長於

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揔角以逮于
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孝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齊身
而臣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迪改惟沖子是
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
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
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
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
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
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
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
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揔亦昌言揔曰俞若夏憂厥憂以休湛曰
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
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

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

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兊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磕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乎斯時也居靡都鄙僉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黄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盡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萊蕪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无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險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万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万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盈斯我簋盈斯爰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閣道爲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榷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
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
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
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
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
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
樆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
既限早閉不及樆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秪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
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樆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
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
獨專樆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
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洒埽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
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
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録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无執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

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高跱闚天文之秘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歸礮石雷駭激矢䖟飛以先啟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

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
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
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
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
樹檎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
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
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
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
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
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
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
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

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
飲絲竹騈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
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
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
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
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
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
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尔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
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
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
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
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

而反岳從子岊

岊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内史並以學行稱岊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

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
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
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割
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𠴲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
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
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
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
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
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
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
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
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
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

而巳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軀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兼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躰可以牧万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躰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

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斈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
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
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
之義謙光之美弥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邑邑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巳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礼巳畢釋玄衣御春服
弛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斈徒国
子咸来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
闛闔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
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无愚智路無遠近離鄉越国扶老携幼不期
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
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万載之一會也臣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
列親覩盛美濊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辞
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黄精

既允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鐵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
景熙遐緒參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群生化流
率土後帝承哉不隆曾構奄有万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
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悦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宰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
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
重師卜日吉英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
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躰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洞微鑒
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
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燿庭紳珮振
諧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
胄子祁祁孝生洗心自百觀国之棨學由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
以道万邦蟬蛻矧乃俊造鑚蚌瑩珠剖石摛藻絲匪玄黃水困方員引
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

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
求昔卑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竊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渫芳流自抗盛
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出為宛令在任寛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
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為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
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
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
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
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
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
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
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

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辟而納諸正道且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文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是以為王者稟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擇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胡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茫茫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未

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既
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
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
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衆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
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甚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
之動式以發與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儆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琁室
而身與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
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
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護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
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
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
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敎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
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
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赦桀惟湯尅殷伊武故

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絶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不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斟不為罟由夷逃寵遠放脫屣從奈何人主位極則後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羅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莫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皐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

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詩刻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榷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景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

韜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乎子不遇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筭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鷙於籠中何以効其攫東郭於韝下也良獀玄豹藏於櫪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辯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呂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談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

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呴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翫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 大

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
津旌拂霄崢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
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
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嶒嶒張其前尋竹竦莖茂陰其壑白籟群鳴籠其
山衝飇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懃之辭命
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懽
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栖翳薈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
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蹠屩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
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陵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
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茗藐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
鳴飇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

構雲梯陟崢嶸翦翳薙實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
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
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
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貫
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為之擗摽孀老為之鳴咽王子拂纓而傾
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旰瓊壁青葱應門八襲
琁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尔乃峣榭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赬素煥爛枌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瑶英鏤以金華方疏含
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宜飛而風生
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
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

代新承意懲觀仰折神藹俯採朝蘭憩蕙風於蘅薄眷椒壁於瑶壇爾
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鶩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鶀於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
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尔乃列輕武整戎
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
翼於中荒尔乃張脩罠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盡長巖以為限帶流
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賁獲彀金機馳鳴
鏑翦翮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騖騈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
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彈地穴乃有圓文之豜
斑題之䝙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斂霜刃足撥飛鋒齕林蹶石扣拔幽叢
於是飛黃奮鋭賁育逞伎蹴封豨攢馮豕抗䖚儵挫解貔鉤爪摧踞

牙擺瀾漫狼籍傾榛倒壑隕岜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弋鳥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芳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尔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胖瞷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奏青不能

識其衆尺方墠不能覩其君滅尔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
虬蛹螭騰麒麟超龍着翔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
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尔乃踰天根越地脉
啇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
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
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尔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鷄
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
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
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鬐尔乃命支
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
子之殼芳旨万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
蓱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羡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憊矣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厚腸之藥御上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无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玉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冕投鋒青徽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髫巷歌黄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无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黄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万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内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与造化爭流德与二儀

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盖理有毀之而爭寳貨
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部家之屋
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
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
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黄門侍郎託疾不就
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
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
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
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摽麗藻覯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
敷文流英声於友悌言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
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
著哀詞賈人靈丘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趍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駮歟正叔含咀藝文屢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蕚相輝洎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雕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趍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虨 惇　孫楚 子眾 洵 統弟綽　纂　纂子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
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
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
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
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
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
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国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
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
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
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
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
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

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
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
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
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
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国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
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
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国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
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国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
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
虜奔卻當時中国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
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
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若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乱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万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国扞御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万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
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
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
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国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
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
遠中国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數万之眾制
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
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万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
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
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
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
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
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
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
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
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
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皆通今子遭弊事之
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
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弥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
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
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
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
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
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䟽曰故事父祖與官職
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
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
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
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
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
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

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頻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

臣覩見賓客得令接盡纏否之情而然矣恭惟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言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遺其清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至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有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雕徹白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因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

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菓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士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幷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

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縛付
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
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
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後為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
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
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司徒
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
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
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
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皋病
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虨惇

虨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
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

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干瓚
作難虨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
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
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虨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
躬自耤田虨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
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虨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
祭酒卒官子敳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敳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
弟夷尚書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
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
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
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
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
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

與傅游覿深相欽重蓋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絶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内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
燕齊左震扶桑輮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
而城地不安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
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
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
先祖起自荊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
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
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大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
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
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
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從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
深覩天命蟬蛻内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

漸而俳佪危國與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彊殊不知物
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
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
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
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
江表永為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
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
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
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

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

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鄉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
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
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
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
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
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
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
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
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
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
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
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
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
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

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
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
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
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
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
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
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
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
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
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
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
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

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冗為先十
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
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
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
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
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
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
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
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
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
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實乃經
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

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彪位隆端右竭誠獻替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忽弈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覽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懾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彪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羅憲 兄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劒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

州岱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晧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晧以脩宿有威惠為嶺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晧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

許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亮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
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
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
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
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
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
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
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
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
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
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
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

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毁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為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

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陘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

羌校尉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乱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為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

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
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
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
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為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為交州刺史毛炅為
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
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荅曰
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
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
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
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
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吳既平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
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

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尩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

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絶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

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
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
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
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
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
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
王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
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
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
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
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
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
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

以彦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彦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毁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内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荅詔小有不善毁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毁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彦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吴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没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没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肜表光處絶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會雍州刺史劉沈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沈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荅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盗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尅復之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

殘百姓悅服光於是郤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炅邁炅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

眞厲節不撓宜膺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郄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内所病今義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襃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决遂為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大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荆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

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衛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衛多梟首級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衛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脈出嶺嶠而揚麾屬蜀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硜北審楊欣之必敗識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炅亞其深謀陸抗奇其戎略薪栖之任清規自遠鼓鼙之日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音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王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識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潛師龔襲董觀兵勳辭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弟札 玘子勰 札兄子筳　周訪 子撫 瓊子虓 撫子楚 撫弟光 楚子瓊 光子仲孫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

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勳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illegible]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周處吴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
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
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
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
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
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效
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
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
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
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
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吴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徇師令身
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
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

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驤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

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刼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 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朞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

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吴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吴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吴人吴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吴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

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内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内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内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腳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

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内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莚征虜將軍吳興内史莚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莚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莚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莚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獘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敗死
札莚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
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敢忞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莚兄
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
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
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
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
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
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
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
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
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
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
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

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恃諛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

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莚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莚族兄
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
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莚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
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莚使輕騎還陽羨莚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
郡將入遇續於門莚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
逼牽與俱坐定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
便操刃逼莚莚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
莚因欲誅勰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莚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
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
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
敗績莚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
被復官初莚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
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莚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

爲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廣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衆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廪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

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
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
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
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
軍黃峻等討曾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
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
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
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
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
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
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
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

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

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為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為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為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

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奥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温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謙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温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

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
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説
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
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衞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
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
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
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潔己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
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
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廩寘泉
壤臣每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
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忠表
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
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

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賵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為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耶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国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搆異圖忿不思難斯為險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莛等負儁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寇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莛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御撰

汝南王亮（子粹 矩 羕 宗 熙）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鄭方）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覩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内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内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虀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偪猶

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西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邇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救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弈棋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孝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

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渡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

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
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
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
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
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
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皁
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為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
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
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羕為西陽
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
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
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
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

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茍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礼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羕宗熙粹字

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一萬五千户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絶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

沙王乂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鄿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為之拜羕放縱兵士刼鈔所司奏免羕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乱羕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羕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羕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羕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

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没於石勒

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鋭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

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
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
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
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
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
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
絶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
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逕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
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
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
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
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
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
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

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涕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駮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

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

政量巳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
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
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
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
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
太子以絶衆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
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
爲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
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
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
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
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
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
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倫等以爲倶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
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
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
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
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
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
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
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
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
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
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
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
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

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荂為撫軍將軍領軍將
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為侍中又以
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
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
宮東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
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為外官倫無學
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
利無深謀遠略荂淺薄鄙陋馥虔闇很強戾詡愚嚚輕訬而各乖異
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朞
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
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
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
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
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内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荂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

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皐關出召東平王楙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拒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為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尚存乃云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秘之而乃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眾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眾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

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犄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

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内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

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旣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胄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

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躑塵壁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歷觀前代国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寬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讚美姬文不得專
聖於前大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
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遥
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更以衰
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許契闊
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
戀北燕況更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日是以披露血誠冒昧
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萃退就鈇鎖此更之死賢於生也冏不納亦不加
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
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
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
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
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万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
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輙取武庫秘杖

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藩衛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寮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

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冏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永興初詔以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冏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冏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

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頹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一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于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囧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囧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囧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荊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囧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獻書於囧

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衡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故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絶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

之進軍爲成都後除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
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
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
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
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
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
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
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
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
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
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
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
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
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眾還復

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
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産皇室受封外都
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
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
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
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遺書
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
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内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
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
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内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
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
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
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内

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吏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謡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謡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户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

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
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
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顔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
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
加黃鉞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
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
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旣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
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
曰黃橋戰士者有八千餘人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
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
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歛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
堂刋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
加常戰士二等又命河内温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
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

修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万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

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穎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万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万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与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与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

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万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
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
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
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
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
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
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与二子盧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
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
陽王虓幽之而无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
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
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
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躰手足不見洗
沐取數斗湯来其二子号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
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

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礼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国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国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為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為疏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国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薳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

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
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大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
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之
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
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
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与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
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万向洛方攻商
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
五千餘人方初於駃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
資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輙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
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
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
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帰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
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

敗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摠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

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弼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

省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録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政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

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弥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

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
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
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
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
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
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
逞消殄　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
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
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
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
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
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
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

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弥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

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沖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弈繼之哀帝徙弈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沖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曆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台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以果銳之性遂成凶很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冏庸璅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白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

享彼天年凶閽之極未之有也囧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擢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隊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矣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懔懔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顒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強鑾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糺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祏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

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
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兆連禍遽遭非
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
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
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彊事窮勢蹙俱為亂階越起作輔出征入
撫敗國喪師無君無禮主焚如之變所攜國取

列傳第二十九